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白宫官员们说，尼克松总统乘的飞机于下午七时十三分（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十

《纽约时报》刊登史密斯专稿 《最高级会议绝然分开的方面》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五月二十六日刊载赫德里克·史密斯二十五日自莫斯科为该报写的一篇专稿，题为《最高级会议的绝然分开的方面》，摘要如下：

在开辟增加苏美之间贸易的道路方面的更重大的协议还有待签订。

贸易协议的内容同莫斯科会谈的第二个方面（即私下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美国官员们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一直在暗示说，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愿意给予多大的帮助。

公开不提 作为一个问题来说，越南象征着最高级会议绝然分开的方面的性质——在私下辩论，而公开不提，仿佛大家都忘却了在越港口布雷产生的危机曾成了这次会谈的前奏，而且几乎葬送了这

次会谈。

最近在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要求苏联和美国的发言人就有关苏联船只通过了美国在海防的布雷场的消息发表评论时，他们不得不完全保持沉默。他们在为难地相互看了一眼之后，共同说了一句“无可奉告”。

总统采取布雷的做法是有若干理由的：即为了对共产党在南越发动的攻势进行报复性的还击，迫使莫斯科对于向其盟国提供武器的使用采取比较负责的态度，并且对莫斯科施加压力，迫使它充当解决越南问题的掮客。

从透露出来有关尼克松同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总理和波德戈尔内主席会谈情况的很少一些零碎的消息来看，他已开始提出他的答辞，而且也已遭到了抵制，指望莫斯科 莫斯科

的答复是，苏联不是参战的一方，尽管总统一图要把它牵涉进去；它不能而且也不会设法影响河内改变它的整个战略或和平条件。但是，自从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在不知不觉地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

如果说地位很高的苏联记者的私下评论能反映苏联领导人的看法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在海防布雷是一种故意使人难堪和令人讨厌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可以忍受和可以应付的，而不会严重地影响战争的进程。据说，如果尼克松先生在退出越南战争方面真的希望得到帮助，他就必须更加明确地说明他在亚洲的意向。

首先，莫斯科希望得到某种令人信服的保证：尼克松最近提出的在停火的四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的建议确实表明了一种希

望永远结束美国的所有卷入行动的愿望。

也许更重要的是，据说勃列日涅夫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得到这样的确实保证：新的中美关系从长远来说不是暗中针对莫斯科的。据说，除非克里姆林宫能够在某种充分和坦率的会谈中在这个问题上再次得到保证，否则尼克松先生就很难指望苏联会在越南问题上提供任何帮助。

【美新处莫斯科五月二十六日电】（不供发表）华盛顿《明星晚报》刊载莫斯科发的专稿说：

在尼克松总统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一行二十四日晚在莫斯科郊外乡村别墅举行了私下会谈之后仅仅几个小时，地位很高的苏联人士认为，莫斯科现在可能愿意充当河内同华盛顿之间的“悄悄的调停人”。

他们预见到的是，在尼克松离开这里以后，苏联将派一个新的高级代表团去河内，目的是为了说服北越人继续在巴黎就谋求政治解决战争的方案举行秘密的“认真谈判”。

【本刊讯】苏《真理报》五月二十六日刊登了维什涅夫斯基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关心人类》，摘要如下：

国际新闻中心继续在紧张而活跃地工作着。苏联与外国记者每天在新闻中心领导人扎米亚京和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了解关于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进程的新的消息。此间满意地指出，莫斯科会晤的气氛是坦率的和求实的，讨论并签署苏美在双边关系各个方面的一系列协定，将一步步地扩大两国互利合作的范围，为在其他方面达成相互的协议打下了良好的前提。

莫斯科的重要会谈对各国人民都有好处；会晤的积极成果会给予人类带来益处。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题：塔斯社评论员评苏美协定 塔斯社评论员尤里·科尔尼洛夫写道：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昨天在莫斯科签署了有关苏联和美国相互关系一个极其重要问题——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从今以后，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将作为向限制军备竞赛迈出一大步的日子而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那种造成火箭核冲突威胁和使巨额资金不能用于建设性目的的现代战略火箭武器竞赛，对今天的世界是多么严重的危险。在莫斯科签署的协定应当有助于遏制军备竞赛。这些协定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国际安全的利益。

莫斯科协定的签署令人信服地证明，只要各国具有诚意并有致力于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意愿，那么就有种种可能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取得进展。不容置疑，以严守双方相等安全原则为基础的、在莫斯科签署的协定，可以为在裁军各个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会谈扫清道路。裁军问题当然是极其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但是现在，当苏美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顺利结束之后，对于裁军是一项切实可行的、并在今后仍需满怀胜利信心为之奋斗的任务这样一个真理有谁还能否认呢？当然，苏美会谈是否会使世界和平更加巩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苏美两国，对全世界也有莫大影响。

昨天在莫斯科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是建设性的和平方针的胜利。

苏修宣传机器大肆吹捧苏美会谈
塔斯社宣传苏美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是「向限制军备竞赛迈出一大步」

史密斯自苏返赫尔辛基后立即回美

苏参加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也回国

【法新社赫尔辛基五月二十七日电】美国出席同苏联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首席代表史密斯大使今天乘专机从莫斯科返回这里。昨晚他在莫斯科出席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签字仪式。

史密斯立即搭另一架专机前往华盛顿，随同他

一起动身的有美国的其他代表和顾问。苏联副外长谢苗诺夫今天未返回这里。苏联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今天上午搭赫尔辛基—莫斯科火车回国。

眼前还未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今年下半年什么时候在维也纳继续会谈。

多勃雷宁为基辛格生日送礼
【美联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尼克松总统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在克里姆林宫里庆祝了他的四十九岁生日。一位苏联主人送的一份意外的礼物到了他那里。这位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将一块插有四十支蜡烛的生日蛋糕送到基辛格的克里姆林宫住处。路透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今天送给基辛格一瓶五十年之久的白兰地酒作为一件生日礼物。这位大使在从莫斯科飞往列宁格勒的途中对记者说，他曾努力设法找到一瓶贮存了与基辛格博士同年龄的陈酒。基辛格今天四十九岁，但是他只好退而求其次。

美新处报道

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全文）

【美新处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下面是尼克松总统和共产党首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五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协定全文：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文简称双方，

从核战争对全人类有毁灭性后果的前提出发，

考虑到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有效措施将是制止战略性进攻武器竞赛的重大因素，并将使得爆发动用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趋于减少，

鉴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及就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采取某些双方同意的措施将会有助于为进一步谈判限制战略武器创造有利的条件，

意识到他们在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第六条所承担的义务，

宣布他们打算尽早实现停止核武器竞赛并在削减战略性武器、核裁军和全面普遍裁军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

希望为缓和紧张局势和加强国与国之间信任作出贡献，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1、双方保证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并根据本条约规定采取其他措施。

2、双方保证除本条约第三条规定的情况外不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来保卫本国领土，不为这种防务提供一个基地，不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来保卫个别地区。

第二条

在本条约内，反弹道导弹系统是指洲际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的反

性弹道导弹或其组成部分的系统，目前包括以下项目：

a、反弹道导弹截击导弹，即为执行反弹道导弹任务而制造和部署的，或按反弹道导弹方式试验的一类截击导弹；

b、反弹道导弹发射器，即为发射反弹道导弹截击导弹而制造和部署的发射器；

c、反弹道导弹雷达，即为执行反弹道导弹任务而制造和部署的或按反弹道导弹方式试验的一类雷达。

2、本条第一节所列举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组成部分包括那些：

- a、已投入使用的；
- b、正在制造中的；
- c、正在试验中的；
- d、正在进行检修或改装的；
- e、已经封存的。

第三条

双方保证除下述情况外不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

a、在以各自的首都为中心、半径一百五十公里的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区内，双方可部署：（1）不超过一百部反弹道导弹发射架和不超过一百枚反弹道导弹截击导弹于发射场内；（2）反弹道导弹雷达于不超过六个的反弹道导弹雷达联合体内，每个联合体占一个圆形地区，其半径不超过三公里；

b、在一个半径为一百五十公里、并设有洲际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的反

（1）不超过一百部反弹道导弹发射架和一百枚反弹道导弹截击导弹于发射场内，（2）两个大型相位配置反弹道导弹雷达，其功率可相当于在条约签订之日某一设有洲际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区内已投入使用正在建造的相应的反弹道导弹雷达的功率，（3）不超过十八个功率小于上述两个大型相位配置反弹道导弹雷达的反弹道导弹雷达。

第四条

第三条中规定的限制条款不适用于用作研制和试验的、布置在现有的或另外商定的试验场上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它的组成部分。双方在各试验场上，可拥有总共不超过十五部的发射架。

第五条

1、双方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地机动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

2、双方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能从每部发射架上同时发射一枚以上的反弹道导弹截击导弹的反弹道导弹发射架，不改进已部署的发射架，使之具有上述的能力，也不研制、试验或部署反弹道导弹发射架上快速装填用的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或者其他类似的装置。

第六条

为了进一步确保本条约规定的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各项限制条款的效力，双方保证：

的导弹、发射架或雷达，不应使它们拥有截击处在飞行轨道中的战略弹道导弹或其组成部分的能力，并且不用反弹道导弹的方式来试验它们。

b、除了在其国家领土周缘的一些地点作方向朝外的部署以外，今后不部署战略弹道导弹袭击预警雷达。

第七条

在遵守本条约各项条款的条件下，可以对反弹道导弹或其组成部分进行现代化和进行更换。

第八条

超过本条约规定的数目的或在本条约指明的地区以外的反弹道导弹或其组成部分，以及本条约所禁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应在商定的最短期间根据商定的步骤销毁或拆除。

第九条

为了确保本条约的效力，每方保证不把本条约所限制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移交给其他国家，并且不在自己的国家领土以外加以部署。

第十条

每方保证不承担任何同本条约相冲突的任何国际义务。

第十一条

双方保证继续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积极进行谈判。

第十二条

1、为了保证本条约的条款得到遵守，每方应以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方式使用自己拥有的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2、每方保证不干扰另一方根据本条约使用的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莱尔德自欧返美在机场发表谈话

强调美只有保持力量才有可能阻止苏战略发展的势头

美議員对美苏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反应不一

杰克逊说协定可能加速核优势的争夺，多数议员则表示支持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二十六日电】被尼克松总统挑选为国防部长的第一个人选、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今天说，新签订的美苏控制军备条约可能会加速核优势的争夺，而不会使这种竞争的速度放慢。

杰克逊（华盛顿民主党人）是参院军事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他对争取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是不积极的。他说，这项条约“很可能会导致加速技术上的军备竞赛，而这样竞赛会出现很多捉摸不定的问题，极大的不稳定和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共和党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南达科他州）说，他对尼克松总统在莫斯科达成的这项协议中所包含的冒险也“深为关切”。

但是，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他是军事委员会有影响的保守的主席，称赞这项条约中规定的限制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他还说：“我希望国会将能支持首先采取的这一步骤。”斯坦尼斯的军事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米尼克（科罗拉多州）说，他对“总统取得的成功感到很高兴”。

共和党众议员霍斯默（加利福尼亚州）说，他认为这个条约没什么问题。他是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共和党众议院地位很高的成员，也是主张美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核力量的坚决鼓吹者。

霍斯默说，这项协议将使美国

和苏联“在这样一个幻想的事情上处于所能达到的那样接近的均势”。

共和党参院副领袖罗伯特·格里芬（密执安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库珀（肯塔基州）、共和党众院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密执安州）和参院民主党副领袖罗伯特·伯德（西弗吉尼亚州）也在国会山上表示支持这项协议。

留在华盛顿的大多数其他议员也同样地表示赞同，并且希望采取更多这样的措施。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说，条约是“这个政府采取的最有效和最宝贵的步骤”。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二十六日电】（记者：李·伯德）今天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签署了美苏限制武器协议，这件事在美国国会领袖当中既有人感到高兴，也有人加以嘲弄，但是初步倾向似乎主要还是支持这个条约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说，这个协议“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很可能是莫斯科会谈中的最精彩的情节。”

（上接第二版）

3、每方保证不采取蓄意的隐蔽措施来妨碍用国家技术手段遵守本条约的条款的情况。此项义务不得要求对目前在制造、装配、改装或检修方面采取的做法作出改变。

第十三条

1、为了促进本条约的目标和本条约条款的实施，双方将迅速建立一个常设协商委员会，双方将在这个委员会的范围内：

a、考虑有关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问题以及可能被认为不明确的有关情况；

b、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双方认为必要的情况，以保证对于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信心；

c、考虑涉及无意识地妨碍国家的技术核查手段的问题；

d、考虑在战略局势方面可能出现的对本条约的条款有影响的变化；

e、在本条约条款规定的情况下，商定销毁或拆除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它们的组成部分的程序和日期；

f、在适当的情况下，考虑关于进一步增加本条约的效力的可能建议，包括根据本条约的条款提出修改意见的建议；

g、在适当的情况下，考虑关于旨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进一步措施的建议。

2、双方通过协商将制定，并在适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二十六日电】下面是国防部长莱尔德在五月二十六日从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回来后在安德鲁斯机场对记者发表的谈话的全文（本刊作了删节）：

女士们和先生们，这是尼克松总统的争取和平的战略在世界各地取得重大利益的一周。这个战略的关键因素——力量、伙伴关系和愿意谈判——的确适用于全球。如果我们决心要坚持这些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原则，那么我认为，实现和维持和平就有一个良好的机会，而且这当然就是尼克松主义的目的。

白宫今天早些时候宣布的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的协议将增进美国的国家安全。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对尼克松总统作为一个世界上争取和平的领袖在不断地离开对抗走向更有意义的谈判并在这些谈判

中取得胜利的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

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关于战略进攻性力量的临时协议是限制苏美之间战略武器竞争的重要的初步步骤。这些初步步骤之所以有可能采取只是由于美国决心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显然是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去进行的和平之行的高潮。协议使美国处于强大的战略地位并且由于制止了苏联战略发展的势头而增进了我们的安全，这种势头是我在当议员时所谈到过的而且在我作为国防部长在这过去三年半内向国会提出的防务报告中继续强调的。

的确，只是由于美国的力量才有这样的可能。协议为继续谈判提供了基础，双方保证要这样做。但是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们仍然需要提高警惕，不应该有任何误解，我们将这样做。

合众社
报道

美可能已拥有新式莱塞武器

说这种装置可以引爆氢弹也可用来打下飞机和导弹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五月二十四日电】一位前政府“思想之库”的研究工作人员今天说，美国可能已拥有一种破坏性的新式莱塞——光线武器，它将使武器和甚至现代化的武器成为老式的武器。

在阿纳海姆公报的一个保留版权的专栏内，洛厄尔·庞蒂说，这可能说明为什么尼克松总统表面

上愿意让苏联在生产核武器方面占优势。

庞蒂以前是向政府提供意见的设在华盛顿的国际研究和技术公司的雇员，他说这种新式武器可能是两个莱塞按一定的相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物质能量汇集器，这是一种被叫做差相莱塞的科学幻想武器。

他说，这样一种装置可以用来引爆一颗氢弹而不必用原子弹来引爆，它放射出极少的危险的放射性微尘，因此，旅行者或恐怖主义分子可以拿在手里。可以想象得到，它还可被用来打下飞机或导弹。庞蒂说，空军在一九六八年给一项秘密计划起了一个代号叫做“第八张牌”，以便将莱塞发展成一种武器，而且自从那时以来暗示过它取得了成就，例如，庞蒂援引了一篇在空军杂志中的文章，文章顺便提到“新一代非常不同的核武器”。

庞蒂说，在新墨西哥州柯克兰空军基地的科学家们已成功地使用莱塞装置打下了几架假飞机。

他写道，“如果这是我们所有的，而这可能是事实，那么有更多的核武器将成为老式的武器了。这种技术使许多军队和边境毫无办法对付就象在发

明火药时依靠山顶上的城堡”的社会无法对付火药一样。

庞蒂说，他认为美国已拥有这样的武器。他

我深信国会将全力支持总统，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将保证提供足够的经费来使得我们美国在这里的战略部队现代化和得到改进。这就要求加速发展三叉戟计划，以前这个计划叫做水下远程导弹潜艇计划。你们都知道，按照我们目前提交国会的计划，在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之前，不会有第一艘这样的潜艇。

今天，我在进行了对西欧的安全来说具有深远影响的非常重要的会谈之后回来。这些会谈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和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进行的。我同国防部长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谈，其中包括昨天在荷兰同大臣德科斯特尔进行的非常有益的谈话。我发现总统的现实威慑力量战略和总兵力概念日益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不能继续按照过去老的和狭隘的观点来从事我们的防御工作。我们

在尼克松政府上台时着手做的事，我们正在继续做，并且在总统连任期间将继续进行，那就是，我重复一遍，执行这样一种国家安全计划，在这种计划中军事力量和伙伴关系使得有可能进行成功的谈判。

在我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期间，我也有机会向我的同僚、各国国防部长们正式和私下里介绍东南亚的情况和最近的事态发展。当我强调美国人从来不会抛弃世界上任何地方面临侵略的盟国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注意倾听。在讨论到东南亚问题时，我强调，按照我们的越南化计划，美国十一个地面作战师撤回国了，越南的最后结局将取决于南越部队的意志、愿望和战斗精神。我们将以海空军力量支援他们，但是尽管如此，在过去两年里在东南亚担负地面作战任务的十一个师调走了，尽管如此，结局将取决于继续进行的抵抗，这种抵抗目前正在由在地面作战的南越人非常有效和充分进行。这正是越南化计划要做的事情。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大家希望一九七二年的这一周将标志着加速步伐来争取实现世界和平的开端。

◆ ◆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二十六日电】（记者：爱德华·德朗）国防部人士今天说，苏联可能是有意把一种新式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威力相当于世界现有的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的两倍）的初步试验推迟到莫斯科最高级会议结束后进行。

另一些人士说，据信，每一枚这种新式导弹能够携带二十个弹头，其当量共为一千万吨梯恩梯。

苏联已经有二十五个新的地下发射场，供这种新式导弹使用，并可能最终使这种导弹适应现在装有SS—9导弹的地下发射场。SS—9导弹能携带一个二千五百万吨级的弹头或三个五百万吨级的弹头，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

在莫斯科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禁止修建新的地下发射场，但是允许用更加先进的导弹替代旧的导弹。因此，双方发展新导弹的活动是可以允许的。

国防部长莱尔德在三月曾说过，他估计俄国人很快就会开始进行他们的新式导弹的飞行试验。

一位人士说：“我们预计试验会马上开始。”

这种巨型新式导弹是俄国人当前正在试制的两种导弹之一。

他们说，预料较大的一种洲际弹道导弹每枚带有二十个五百万吨级的弹头。

苏联迄今还没有可供使用的能各自命中一个单独目标的多弹头。但是现在正在进行这种弹头的试验。一些人士认为，上述这种新式导弹就可能具有这样的弹头命中一个目标的能力。

美国的民兵3式洲际弹道导弹和海神式潜艇导弹都已有能够分别命中不同目标的多弹头。

尽管苏联比美国的导弹数量多，但是美国的多弹头使美国拥有比苏联更多的弹头。

苏联一旦制成了带有二十个弹头的新式导弹并用

美国
防务部

苏将试验新式洲际导弹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报告

《新 中 国 之 行》

【本刊讯】美国《国会记录》五月十一日刊登曼斯菲尔地在参议院作的访华报告，题为《新中国之行》，全文如下：

曼斯菲尔德：议长先生，今年二月当尼克松总统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他转达了周恩来总理请参议院两位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斯科特参议员和我本人接受了这一邀请，我们于四月十五日 至五月七日进行了这次旅行。

在星期一（八日）我给总统一个书面报告，报告我在中国所观察到的、听到的和讨论到的问题以及我从而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结论。今天，我要求有这次机会向参议院谈谈这次旅行的总的情况。

我将要谈得比较详细一些，因为我认为由于长期得不到有关中国的直接消息，因此值得谈谈最全面的情况。此外，因为总统选择了在印度支那采取新的军事冒险行动，我们最好对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它的南部边境和这个发生麻烦和不幸的地区接壤的国家的当代特点提供尽可能清楚的图景。

议长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将提出关于新中国之行的报告。

一、序 言

从四月十八日抵达上海至五月三日离开广州，领导人在中国一共呆了十六天。五天在北京；两天在东海之滨的工业港上海；两天在上海南边的休养胜地湖州杭州；两天在西安，它是通往蒙古的大门，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发源地，而今天是西北的主要农业和工业的中心；两天在广州，它是华南的商业中心和中国国际交易会的所在地。

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在这些城市以及它们周围的郊区活动。我们同许多人谈了话，同政府和党的官员，同士兵、医药和卫生专家、科学家、教师、农业管理者、工厂工人、以及学生谈了话。我们最重要的讨论是在北京进行的，在北京我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八小时非正式的谈话，而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谈得更长。

主持这次访问的主人是人民外交学会，它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半官方机构。我对在整个旅程中陪伴我们的这个学会的工作人员 的招待周到和工作效率，以及在中国各地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深为感动。我们的主人和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勤招待是亲切的和周到的，对这种友谊是不容怀疑的。

我去中国并没有想对它的政府，它的社会机构，它的经济，或者它的内部事务立刻成为一个专家。我想去看一看很早以前我曾看到过的地方，我在二十年代前期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去过，其后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和以后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和众议院的年轻议员又去过两次。在二十五年没有到那里去之后，我去是要把旧中国同新中国作比较，是要探究中国人民对美国目前的态度。

今天要在摆脱国家的不 同、特别是隔绝了二十年之后所造成的误解的情况下来看待中国是困难的，但是，误解是可以 用观察来减少的。例如，既可以说一个瓶子是一半满的，也可以说是一半空的。如果用我们的一般使用的某些尺度去衡量中国，从它们的公路的里数、汽车、电视机、厨房用具、政党或报纸编辑的数目来衡量，这个瓶子看来一半是空的。如果用中国自己的过去来看它，那么这个瓶子一半是满的，而且很快就要满起来。

今天的中国是高度组织起来和自觉遵守纪律的。这是一个勤劳的、早起早睡的社会。中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够，而且从一切外界迹象来看对政府感到满意，在这个政府中，毛泽东是受尊敬的导师，其重要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老革命家。

多年来那里一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水灾、瘟疫或饥荒。城市是清洁的、有秩序的和安全的；店里的食品、衣着和其他消费品很多；警察显然只是指挥交通，携带武器的很少。士兵很少见，房屋仅仅够住，但是现在已足以结束成百万人流离失所的景象，这些人过去流浪在街头，或把他们的舢板停泊在中国的内河，生活在比划艇较大一些的空间内。犯罪、求乞、吸毒、酗酒、犯法的现象显然是不存在的。个人的行为是非常正直的。例如在广州，在人民旅馆走廊的失物招领橱窗中有半包香烟和一支铅笔等等。

人民看来是好意的和合作的。男女同工同酬。在田间、工厂、武装部队或政府办公室中看不到有什么级别之分。在个人关系中到处流露着自由自在的感觉，带着一种随便的、平等的气氛。不再叩头，哪怕是对最高级的官员。

北京一个工厂工人所挣的工资大约相当于每月二十二美元，他的妻子也劳动，挣的工资一样多或甚至更多。这样的收入足以维持比糊口强一些的生活，因

收入约百分之五，基本食品价格低廉而稳定。医疗是免费的。文娱方面花费很少，电影票约十美分。几年来物价稳定而工资却增加了。

食油、大米、小麦和棉布是定量的，但是定量是绰绰有余的。建立这个制度看来是为了保证基本的分配，而不是为了解决物资不够。事实上，除了小麦以外，各项分配物资都大量出口。

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差不多是普遍的运输工具。人力车没有了，三轮车大部分也没有了。虽然中国制造汽车，包括少数很好的轿车和小轿车，但是这些轿车是官方使用的，数量也有限。生产集中于像拖拉机、卡车和公共汽车这样一些实用的汽车上，在一些城市的街上很少看到私人客车，现在私人客车的数目可能比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段时间要少一些，那时，这样的汽车大量从外国进口。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现在大抵组织成了公社。公社是农业城镇性质的，是新中国基层经济单位。公社也是社会组织的新概念，使古老的中国家庭体系的互相依靠的美德发展和扩大而成为一个许多家庭共同合作和采取集体行动的社会。

参观的一个这样的公社，上海郊外的马陆公社有六千五百户。连续几年，这个公社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大大增产，其中有许多超过了公社的需要，因而出售了。机器耕作和电力设备广泛使用，电力是普遍供应。公社的小工厂为大部分农产品加工，并且生产汽油发动机、农具、拖拉机零件、杀虫药和消费品。

马陆被认为是一个富裕的公社。去年的收入估计每户约为三百三十六美元。它有三十三个小学和中学，一个医院，十四个生产大队各有一个医务所，每个生产队有一个保健员。

中国强调的是今天和将来，但是在全国也有迹象证明对丰富的过去感到新的兴趣。各地都在引人注目地修复文物庙宇，同时在继续寻找古老遗产。全国都在发掘历史上的古迹。不论在那里进行这些工作，力求分别过去的“恶”——即残酷的和进行剥削的统治者——和“善”——即为了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而其创造力和劳动受剥削的农民。因此，按照毛泽东的教导，革命的内容是考古学的一部分，就像中国其他大多数事业一样。换一句话说，中国决心要保持革命意识。

在现领导下，保护天然资源也受到很大重视。例如，在北京地区种了许多树，改变了当地的气候。种树是新中国的象征，在全国，在不适宜于搞农业的地方都在种树。花园和果园也很普遍，甚至是在城内的小片土地上。在全国，正在荒地上和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挖掘新的生产力。

今天，中国在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新的东西，有时取得显著成效。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重新采用古老的针灸疗法，这种疗法起源于三千年前。由于目前进行的研究和试验，针灸疗法正日益广泛地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并且在作外科手术时使用针刺麻醉。

陪同我们访问的国会的医生观看了四次大手术，这些手术都没有用止痛药或麻醉剂，只是由针灸医生使用几根针。据估计，目前在中国进行的外科手术大约半数是采用针刺麻醉。目前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使用这种技术治疗耳聋和其他疾病。

国会的医生访问了七种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我相信，他每次访问都分别不是由斯科特参议员就是由我，或者我们两人一起陪同去的，有一次是由我们的妻子陪同的，在这些访问中，他在农场、工厂和大城市的医院中接触到了中国医疗工作的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人物。他看到“西方”训练的医生进行治疗，他们的工作同那些使用草药和针灸的传统的中国医生以及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即所谓的“赤脚医生”——的工作紧密结合。这种“赤脚医生”有千千万万，近似我国军队中的卫生员。

仅在几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居民根本谈不上得到现代化的医疗照顾。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在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得到某种治疗。在比较偏远的地区，这种治疗可能是初步的，但却是可以得到的。在城市里工人是免费的，在公社里每家每月交医疗费大约四美分。

还应当指出的是，流行病和肠胃疾病在中国已大大减少，而且特别强调个人卫生和整洁。还一再有成效地动员人民共同进行大规模的消灭传染疾病的钉螺、苍蝇和蚊子的运动。

中国的某些保健方面的做法对我国具有进行交流的价值。同样地，中国处理人粪和牲口粪便的办法也

以用作肥料的有很大价值的宝贵的东西。过去由于使用这些粪便而引起的问题是这些粪便也是肠胃疾病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的重要病源。中国人现在使用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把废物变成无害而有效的

肥料。据估计全部废物的百分之七十五或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回转到土地中去，结果土壤的肥效得到较好的保持，而湖泊、河流和小河的污染也得以避免。这个古老的国家的水能够生产大量的鱼，而在我们这个新的国家却会容许成为目前这样的状况，相比之下颇具讽刺意味。

从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来看，都可以看到中国是在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格言的根基上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个革命扫除了过去大部分的缺乏效率的现象，而是体现出中国的自力更生的新的概念。虽然家庭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但它已经不再是内向的和对外界不关心的了。家庭的成员现在都是公社和工厂生活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对毛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一致感到自豪。总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化的社会，对参加社会工作和担负社会责任的态度来源于过去，适应目前的需要，并且给未来带来基础扎实的希 望。

二、美国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人看来，美国的政策至少二十年来一直采取一种坚持敌视人民共和国的态度。这就是他们对二十年来通过断绝贸易关系来封锁中国的看法。对于把部队派到朝鲜三八线以北和第七舰队部署在大陆中国与福摩萨之间以及美国领导人要求联合国把中国说成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他们也是这么看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对美国政策的这些感觉是相当有根据的。的确，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是敌视的，反映了由于“把中国丢给”苏联而受到的震惊。从那时起，的确有许多情况改变了。也许美国慢慢地明白过来，中国既不是我们的，也不是苏联的。因此也谈不上我们失去了中国，苏联得到了中国。在美国，态度已有了巨大的改变。中国在国内和在它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也有了改变。

然而，我们的政策仅仅开始在修改。“防御中国侵略”的链条仍在那里，这个链条的主要环节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条约、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签订的共同防务条约。美国在亚洲的基地、驻扎在这些基地上的美国部队和数十万用美国军事援助费中几十亿美元购买的现代化战争工具装备的亚洲人，这些大部分都还存 在。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两大国的人民一直处于疏远的状态，而且常常由于这些导致军事对抗的政策而彼此不和。我遗憾地说，鉴于现在在印度支那发生的情况，还看不到这种局面将会结束，而我在总统访问以后认为可以看到这种局面会结束。

回顾一下过去，这种隔离的局面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篇章之一。我们很有理由自问一下，过去二十年的政策，对在越南战争中的数以万计的死伤者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在朝鲜战争中死伤的另外数万名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我国人民为这些事件和在过去二十年内我们在亚洲采取的其它军事行动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负有多大的责任呢？

三、通往北京的道路

美国和中国只是采取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最初几项步骤。依我判断，和解实际上在三年前宣布尼克松主义和第一次减少美国在越南的军队时就已开始。中国人知道，美国在亚洲的卷入程度正在减少，尽管它还不时地采取一些出乎意料的军事进攻行动。可是，军队仍然在撤离而不是开往亚洲。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迹象对中国人来说是明显的。它意味着总统正在减少在亚洲的美国军事力量。

在两国出现的一些有利的事态发展也有助于为和解奠定基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出现了一个更为坚强的、更加团结一致的政府，它拥有处理国内外问题的更大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人民开始表示出对中国重新感兴趣。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表决结果被接纳进联合国。世界已开始踏上通往中国大门的道路，而北京则准备着打开大门。

尼克松总统今年二月对中国的访问，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方面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当时就赞同他的这一行动。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是正确的行动。

由总统开辟和由尊敬的少数党领袖和我本人接着踏上的道路现在将通向何处还不清楚。如果希望取得和解的想法不陷入在印度支那战争升级的泥沼之中的话，依我判断，这条道路能够导致在整个亚洲改善关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报告

《新 中 国 之 行》

【本刊讯】美国《国会记录》五月十一日刊登曼斯菲尔地在参议院作的访华报告，题为《新中国之行》，全文如下：

曼斯菲尔德：议长先生，今年二月当尼克松总统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他

转达了周恩来总理请参议院两位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斯科特参议员和我本人接受了这一邀请，我们于四月十五日 至五月七日进行了这次旅行。

在星期一（八日）我给总统一个书面报告，报告我在中国所观察到的、听到的和讨论到的问题以及我从而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结论。今天，我要求有这次机会向参议院谈谈这次旅行的总的情况。

我将要谈得比较详细一些，因为我认为由于长期得不到有关中国的直接消息，因此值得谈谈最全面的情况。此外，因为总统选择了在印度支那采取新的军事冒险行动，我们最好对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它的南部边境和这个发生麻烦和不幸的地区接壤的国家的当代特点提供尽可能清楚的图景。

议长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将提出关于新中国之行的报告。

一、序 言

从四月十八日抵达上海至五月三日离开广州，领导人在中国一共呆了十六天。五天在北京；两天在东海之滨的工业港上海；两天在上海南边的休养胜地湖州杭州；两天在西安，它是通往蒙古的大门，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发源地，而今天是西北的主要农业和工业的中心；两天在广州，它是华南的商业中心和中国国际交易会的所在地。

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在这些城市以及它们周围的郊区活动。我们同许多人谈了话，同政府和党的官员，同士兵、医药和卫生专家、科学家、教师、农业管理者、工厂工人、以及学生谈了话。我们最重要的讨论是在北京进行的，在北京我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八小时非正式的谈话，而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谈得更长。

主持这次访问的主人是人民外交学会，它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半官方机构。我对在整个旅程中陪伴我们的这个学会的工作人员 的招待周到和工作效率，以及在中国各地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深为感动。我们的主人和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勤招待是亲切的和周到的，对这种友谊是不容怀疑的。

我去中国并没有想对它的政府，它的社会机构，它的经济，或者它的内部事务立刻成为一个专家。我想去看一看很早以前我曾看到过的地方，我在二十年代前期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去过，其后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和以后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和众议院的年轻议员又去过两次。在二十五年没有到那里去之后，我去是要把旧中国同新中国作比较，是要探究中国人民对美国目前的态度。

今天要在摆脱国家的不 同、特别是隔绝了二十年之后所造成的误解的情况下来看待中国是困难的，但是，误解是可以 用观察来减少的。例如，既可以说一个瓶子是一半满的，也可以说是一半空的。如果用我们的一般使用的某些尺度去衡量中国，从它们的公路的里数、汽车、电视机、厨房用具、政党或报纸编辑的数目来衡量，这个瓶子看来一半是空的。如果用中国自己的过去来看它，那么这个瓶子一半是满的，而且很快就要满起来。

今天的中国是高度组织起来和自觉遵守纪律的。这是一个勤劳的、早起早睡的社会。中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够，而且从一切外界迹象来看对政府感到满意，在这个政府中，毛泽东是受尊敬的导师，其重要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老革命家。

多年来那里一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水灾、瘟疫或饥荒。城市是清洁的、有秩序的和安全的；店里的食品、衣着和其他消费品很多；警察显然只是指挥交通，携带武器的很少。士兵很少见，房屋仅仅够住，但是现在已足以结束成百万人流离失所的景象，这些人过去流浪在街头，或把他们的舢板停泊在中国的内河，生活在比划艇较大一些的空间内。犯罪、求乞、吸毒、酗酒、犯法的现象显然是不存在的。个人的行为是非常正直的。例如在广州，在人民旅馆走廊的失物招领橱窗中有半包香烟和一支铅笔等等。

人民看来是好意的和合作的。男女同工同酬。在田间、工厂、武装部队或政府办公室中看不到有什么级别之分。在个人关系中到处流露着自由自在的感觉，带着一种随便的、平等的气氛。不再叩头，哪怕是对最高级的官员。

北京一个工厂工人所挣的工资大约相当于每月二十二美元，他的妻子也劳动，挣的工资一样多或甚至更多。这样的收入足以维持比糊口强一些的生活，因

收入约百分之五，基本食品价格低廉而稳定。医疗是免费的。文娱方面花费很少，电影票约十美分。几年来物价稳定而工资却增加了。

食油、大米、小麦和棉布是定量的，但是定量是绰绰有余的。建立这个制度看来是为了保证基本的分配，而不是为了解决物资不够。事实上，除了小麦以外，各项分配物资都大量出口。

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差不多是普遍的运输工具。人力车没有了，三轮车大部分也没有了。虽然中国制造汽车，包括少数很好的轿车和小轿车，但是这些轿车是官方使用的，数量也有限。生产集中于像拖拉机、卡车和公共汽车这样一些实用的汽车上，在一些城市的街上很少看到私人客车，现在私人客车的数目可能比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段时间要少一些，那时，这样的汽车大量从外国进口。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现在大抵组织成了公社。公社是农业城镇性质的，是新中国基层经济单位。公社也是社会组织的新概念，使古老的中国家庭体系的互相依靠的美德发展和扩大而成为一个许多家庭共同合作和采取集体行动的社会。

参观的一个这样的公社，上海郊外的马陆公社有六千五百户。连续几年，这个公社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大大增产，其中有许多超过了公社的需要，因而出售了。机器耕作和电力设备广泛使用，电力是普遍供应。公社的小工厂为大部分农产品加工，并且生产汽油发动机、农具、拖拉机零件、杀虫药和消费品。

马陆被认为是一个富裕的公社。去年的收入估计每户约为三百三十六美元。它有三十三个小学和中学，一个医院，十四个生产大队各有一个医务所，每个生产队有一个保健员。

中国强调的是今天和将来，但是在全国也有迹象证明对丰富的过去感到新的兴趣。各地都在引人注目地修复文物庙宇，同时在继续寻找古老遗产。全国都在发掘历史上的古迹。不论在那里进行这些工作，力求分别过去的“恶”——即残酷的和进行剥削的统治者——和“善”——即为了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而其创造力和劳动受剥削的农民。因此，按照毛泽东的教导，革命的内容是考古学的一部分，就像中国其他大多数事业一样。换一句话说，中国决心要保持革命意识。

在现领导下，保护天然资源也受到很大重视。例如，在北京地区种了许多树，改变了当地的气候。种树是新中国的象征，在全国，在不适宜于搞农业的地方都在种树。花园和果园也很普遍，甚至是在城内的小片土地上。在全国，正在荒地上和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挖掘新的生产力。

今天，中国在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新的东西，有时取得显著成效。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重新采用古老的针灸疗法，这种疗法起源于三千年前。由于目前进行的研究和试验，针灸疗法正日益广泛地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并且在作外科手术时使用针刺麻醉。

陪同我们访问的国会的医生观看了四次大手术，这些手术都没有用止痛药或麻醉剂，只是由针灸医生使用几根针。据估计，目前在中国进行的外科手术大约半数是采用针刺麻醉。目前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使用这种技术治疗耳聋和其他疾病。

国会的医生访问了七种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我相信，他每次访问都分别不是由斯科特参议员就是由我，或者我们两人一起陪同去的，有一次是由我们的妻子陪同的，在这些访问中，他在农场、工厂和大城市的医院中接触到了中国医疗工作的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人物。他看到“西方”训练的医生进行治疗，他们的工作同那些使用草药和针灸的传统的中国医生以及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即所谓的“赤脚医生”——的工作紧密结合。这种“赤脚医生”有千千万万，近似我国军队中的卫生员。

仅在几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居民根本谈不上得到现代化的医疗照顾。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在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得到某种治疗。在比较偏远的地区，这种治疗可能是初步的，但却是可以得到的。在城市里工人是免费的，在公社里每家每月交医疗费大约四美分。

还应当指出的是，流行病和肠胃疾病在中国已大大减少，而且特别强调个人卫生和整洁。还一再有成效地动员人民共同进行大规模的消灭传染疾病的钉螺、苍蝇和蚊子的运动。

中国的某些保健方面的做法对我国具有进行交流的价值。同样地，中国处理人粪和牲口粪便的办法也

以用作肥料的有很大价值的宝贵的东西。过去由于使用这些粪便而引起的问题是这些粪便也是肠胃疾病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的重要病源。中国人现在使用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把废物变成无害而有效的

肥料。据估计全部废物的百分之七十五或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回转到土地中去，结果土壤的肥效得到较好的保持，而湖泊、河流和小河的污染也得以避免。这个古老的国家的水能够生产大量的鱼，而在我们这个新的国家却会容许成为目前这样的状况，相比之下颇具讽刺意味。

从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来看，都可以看到中国是在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格言的根基上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个革命扫除了过去大部分的缺乏效率的现象，而是体现出中国的自力更生的新的概念。虽然家庭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但它已经不再是内向的和对外界不关心的了。家庭的成员现在都是公社和工厂生活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对毛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一致感到自豪。总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化的社会，对参加社会工作和担负社会责任的态度来源于过去，适应目前的需要，并且给未来带来基础扎实的希 望。

二、美国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人看来，美国的政策至少二十年来一直采取一种坚持敌视人民共和国的态度。这就是他们对二十年来通过断绝贸易关系来封锁中国的看法。对于把部队派到朝鲜三八线以北和第七舰队部署在大陆中国与福摩萨之间以及美国领导人要求联合国把中国说成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他们也是这么看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对美国政策的这些感觉是相当有根据的。的确，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是敌视的，反映了由于“把中国丢给”苏联而受到的震惊。从那时起，的确有许多情况改变了。也许美国慢慢地明白过来，中国既不是我们的，也不是苏联的。因此也谈不上我们失去了中国，苏联得到了中国。在美国，态度已有了巨大的改变。中国在国内和在它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也有了改变。

然而，我们的政策仅仅开始在修改。“防御中国侵略”的链条仍在那里，这个链条的主要环节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条约、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签订的共同防务条约。美国在亚洲的基地、驻扎在这些基地上的美国部队和数十万用美国军事援助费中几十亿美元购买的现代化战争工具装备的亚洲人，这些大部分都还存 在。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两大国的人民一直处于疏远的状态，而且常常由于这些导致军事对抗的政策而彼此不和。我遗憾地说，鉴于现在在印度支那发生的情况，还看不到这种局面将会结束，而我在总统访问以后认为可以看到这种局面会结束。

回顾一下过去，这种隔离的局面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篇章之一。我们很有理由自问一下，过去二十年的政策，对在越南战争中的数以万计的死伤者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在朝鲜战争中死伤的另外数万名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我国人民为这些事件和在过去二十年内我们在亚洲采取的其它军事行动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负有多大的责任呢？

三、通往北京的道路

美国和中国只是采取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最初几项步骤。依我判断，和解实际上在三年前宣布尼克松主义和第一次减少美国在越南的军队时就已开始。中国人知道，美国在亚洲的卷入程度正在减少，尽管它还不时地采取一些出乎意料的军事进攻行动。可是，军队仍然在撤离而不是开往亚洲。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迹象对中国人来说是明显的。它意味着总统正在减少在亚洲的美国军事力量。

在两国出现的一些有利的事态发展也有助于为和解奠定基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出现了一个更为坚强的、更加团结一致的政府，它拥有处理国内外问题的更大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人民开始表示出对中国重新感兴趣。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表决结果被接纳进联合国。世界已开始踏上通往中国大门的道路，而北京则准备着打开大门。

尼克松总统今年二月对中国的访问，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方面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当时就赞同他的这一行动。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是正确的行动。

由总统开辟和由尊敬的少数党领袖和我本人接着踏上的道路现在将通向何处还不清楚。如果希望取得和解的想法不陷入在印度支那战争升级的泥沼之中的话，依我判断，这条道路能够导致在整个亚洲改善关